

(香港)岑凯仑 著

海南人民出版社



黄

舞

秋

风

*Hua-Ye Wu Qiu Feng*

一辆金光闪耀的豪华大房车停下来。

一个穿金条子制服的司机下来，打开车门，弯下腰。一个穿白色西装的年轻男子下车。

他，身高六尺二寸，很宽的肩膀；很长的腿。高大、强壮、英挺。

他，有一张蛋形的脸，比女孩子还要嫩的皮肤；眼睛大，眼珠子是深蓝色的；当他凝视你的时候，眼珠闪呀闪，像两颗宝石。

他，最迷人的，是两个深深的酒窝，当他浅浅一笑的时候，脸上像是绽开了的桃花。

他，鼻子挺直，口部线条很美，嘴唇丰满，唇色红润。两排整齐洁白的牙齿，也会闪光。

他，漆黑的头发，天然微曲，发型新，富美感，很配合他的面型。

他，是百分之一百的美男子。他，也是一个气派十足的公子哥儿。

价值数千的白色三件头西装，白金镶钻石的袖扣和领夹，二、三万的名厂金表，从不穿二千元以下的皮鞋。

门童推开了一扇水晶玻璃门，他在门童手中放下了钞

票。门童又是多谢又是鞠躬地送他直入铺上厚地毡的豪华餐厅。

他停下来，四处看了一下，一个颇富线条美、珠光宝气的女人站起来，朝他不断地挥手。

他走过去，坐下。

“你迟到一个半钟头。”

领班过来，他要了饮料。

“艾迪，”她嗲着嗓门：“你迟到了一个钟头三十分钟。”

“那是一个教训，永远不要约忙碌的人。”他没有道歉。

“你真的那么忙？”

“做生意，赚钱，怎能不忙？”

“你做什么生意？”“女人生意？”

她夸张地哗然。

“请你轻声点，每个人都往我脸上瞧。”

“噢！对不起！艾迪，你到底做什么生意？”她把手伸出去，盖在他的手背上。

“珠宝！”他抽出了手。

她掩住嘴唔的一笑：“你这个人真坏，什么女人生意，令人想入非非。”

“史小姐……”

“不要，叫我宝珠嘛！”

“你今天约我，有什么事？”

“想到你家里参观一下。”

“没有什么值得你参观的，我是个过客，住的地方很简单！”

“你由哪儿来？”

“泰国。”

“泰国哪些地方最好玩?”

“很多地方都好玩。”

“你个人最喜欢哪里?”

“紫峰阁。”

“你是泰国人?”

“不是!”他皱一下好看眉头，他有点不耐烦，这女人说话何其多!

“艾迪，”史宝珠旧话重提：“带我回家，嗯，我求求你!”

“啊! 对了! 听说你的大府像皇宫，可以让我一开眼界吗?”

“你要到我家里去?”他好像有点惊慌，“不……不行呀!”

“不方便? 怕? ……”

“没有什么好怕的。”

“艾迪，带我回家!”

“好吧! 既然你一定要去，我也不好拒绝，我们走吧!”

何艾迪的家，虽然比不上皇宫，但是，很豪华，很舒适。

男女佣人都穿上制服。

“好漂亮啊!”史宝珠嚷着。她到处看，到处跑，三十几岁的年纪，活泼得像十六岁的小女孩。

“你的房间在哪儿?”

“二楼。”

“我想参观你的卧室。”

“王老五的房间，一团糟，没有什么好看的，还是到露台坐会儿。”

“不，不，”她在顿足：“我要看，我要看嘛！艾迪，唷！艾迪！”

“好吧！请吧！”

推开卧室的门，史宝珠哗的一声叫：“华丽，雅致，舒适……啊！艾迪，你真会享受，什么都是最好的！”

“女朋友也是最好的，”他看她一眼，颇含深意：“你年轻的时候，一定很美！”

“我才不过二十五岁呢，我不是说过了，我比你只大三岁。”她走上前，贴在他的怀里：“我现在是不是很难看？”

“怎么会？你是个美人！”

“真的呀！”她双手拉着他，像瓶子挂在竹杆上，紧紧的。

“宝珠。”他拉开她一点。

“怎么了？别动嘛！”

“房间不够冷，冷气机可能坏了，我去看一看。”他再也拉不开她的手。

“不要去。你觉得热吗？”她伸出了纤纤玉手：“把衣服脱下来，舒服一下。”

她替他把衣服一件件地脱掉。而她自己，也像个脱衣舞女，抛出裙子、衬裙、内衣内裤……她那幸未松弛的丰满胴体，对男人，是一种极大的诱惑。

那豪华的房间，添上浓浓的春意。

※

※

※

史宝珠坐在她那金碧辉煌的大厅里，吸一口烟，吐出几个烟圈。

每一个烟圈里，都有艾迪的样子，她活了三十几年，从未遇过一个像艾迪那样英俊、迷人的男孩子，才二十二岁，但是很成熟，很富魅力，令她满足而陶醉。

“太太，”女管家走进来：“一位白先生要见你！”

“白先生？”史宝珠侧起头，想一下问道：“他来过没有？是不是先生的朋友？”

“他没有来过，白先生并不是找先生，他指定要见太太。”

“我不认识这个人，叫他走！”

“他要我转告太太，他替你拍了一些相片，在一间红色屋顶的房子拍的。”

“红屋顶？”

史宝珠暗叫不妙，那不是艾迪的房子？相片？

她捏息了烟蒂，立刻说：“请他进来！”

不一会，女管家带了一个中年人进来。

她打量他，他笑一下：“胡太太，我想跟你说几句私话，这儿方便吗？”

“你是谁？”

“研究人体美的。”

“进书房！”她立刻带他走。

两个人单独相对，白先生拿出一叠相片。

“胡太太，你的身段很美。”

史宝珠拿起一张相片，一看，差点没晕倒，她全身赤裸，面对镜头。

她颤着手指拿起另一张，她和艾迪相拥亲嘴。她的脸，遮住艾迪的脸。

此外还有很多她的大特写。

史宝珠揩着汗珠，看了一张又一张，她不明白，自己做爱时的姿态，表情会那么羞，是否他们的摄影技术太差了？

“你们怎会拍摄到这些相片？”

“这个问题并不重要，你只要记着，我们手上有很多你的相片。”

“你们为什么收存我的相片？”

“买卖。”

“卖买？你们……”

“卖给你，胡太太，你不会喜欢你这些精彩照片落在他人手里的，是不是？”

“你们要多少钱？”

“五十万美金。”

“五十万美金？痴人说梦话！”

“你不要？没关系！”白先生立刻把相片收回：“胡先生对这些相片有兴趣。”

“你在勒索？”

“是的，胡太太，我的确在勒索！”

“我报警！”

“欢迎之至。那么我可以问心无愧地把你的艳照分送去各大报馆，胡先生和你的亲友看见你那七情上面的性照片，他们会……不过，我肯定胡先生必然不会放过你，他可能会收买一个职业杀手，把你干掉。”

“你！”平时牙尖嘴利的史宝珠小姐——胡太太，现在竟然连反驳的能力也没有。

“胡太太，我是好心帮忙，你想想，你失去五十万美金，但是，别忘了胡先生拥有超过一千万美金的财产。以后，只要你好好侍候他，你不久还能得回五十万。可是，一旦让他

知道你偷汉子，钱有没有不重要，恐怕你的人头会和你那美丽的胴体分家。”

“好，我答应你。不过，我没有那么多钱，十万吧！”

“对不起！胡太太。”他再次把相片收好：“我们是不二价的。”

“但是，”她焦躁地叫：“我手上没有那么多现钞啊！”

“我知道。我今天来，只不过通知你，钱，可以明天交！”

“明天？那么快？不行。一个月。”

“唉！你们这些太太呀，也实在难交易。我还是去找胡先生算了。”

“不，不，一个星期。”

“不要讨价还价了，我给你三天的时间，如果到时候收不到钱，我不会再等，我会立刻去拜候胡先生的。”

“好——吧！”

“我告辞了，交钱地点和时间，我会通知你！”他站起来，把相片往袋里塞。

“白先生，可不可以把相片留下来？”

“可以。反正我那儿还多着。”

“你收了钱，会把所有相片交回给我？”

“当然，包括相底……”

史宝珠回到房间，越想越气，她倒在床上，放声痛哭。

她突然想起了艾迪，为什么不找他商量？

她跳起来更衣，床头的电话铃响了。

“喂！啊！艾迪，我正要找你！”

“史宝珠，你不是告诉我，你还没有结婚？为什么你的丈夫胡先生会找私家侦探查我，还拍了我的相片？”艾迪怒气

冲冲。

“他们有没有向你要钱?”

“当然有！美金五十万！”

“啊！同样一个数目，你怎么办？”

“报警！”

“不，你千万不能报警！”

“难道你要我给他五十万？”

“不，当然不，我会想办法，但是，求你不要报警，老胡牛脾气，他会——杀死我的。”

“假如我不付钱，又不请求警方保护，他们同样会杀死我！”

“这样好不好？你去外国玩一、两个月，等事情完了，再回来。一切费用，由我负担。”她央求着。

“谁在乎你的钱？我要早知道你有丈夫，绝不会和你交朋友。”

“都是我不好，我向你赔罪，艾迪，好汉不吃眼前亏，你还是去避一避吧。”

“避，说得倒容易。我这么一走，会损失几个赚钱的机会，我真不明白，你有了丈夫，为什么还要勾引我？”

“艾迪，求求你，你一切的损失，我会赔偿给你。假如你出了事，我也会受牵连的。”

“赔偿，谁稀罕？哼……”

※

※

※

一间房子，坐着一个很有风韵的中年女人。中年，是指她的年纪。其实，她的面孔、皮肤、身材仍然像个三十未出

头的少妇。几个大汉坐在她身边，他们在等候着。

潇洒的艾迪，穿着深栗色的西装进来。

女人一看见他就笑，把一只打开了的公文箱，推到他面前：“你的份，十万元美金。”

艾迪不经意地往钞票上一瞄，随后砰的一声又把公文箱关上。

“艾迪，这两年间，你起码赚了一、二百万美金，”白锦标说：“你准备怎样花掉它？”

“你说呢？白叔叔。”艾迪淡淡地，他似乎是个热情不起来的人，事无大小，他总是淡然处之。

“男人有了钱，就想到女人。可是，你找女人，不但不用花钱，而且还可以赚它一笔。至于衣服用品，又有公家供应，我实在猜不到，你如何享受你的金钱？”

“等我老了，钱可以养活我。”

“依照目前的趋势，等你老了，你已经是个亿万富翁。”

“大姐，”艾迪回头问那女人：“我们下一站去哪儿？”

“香港！”

“香港？”艾迪突然眼睛发亮。

“大姐，”石头说：“香港是个小地方，恐怕我们无用武之地。”

“你叫石头，可真没取错名字。”白锦标说：“香港地方虽然小，但是，有钱的太太小姐可多着呢！”

“锦标的话很对！”大姐说：“香港，像是艾迪的世界，他会在那儿大展拳脚。而且我保证一定大有收获。”

“一切都准备好了？”艾迪问。

“是的，你一直希望去香港，是吗？艾迪？”大姐瞧着他，带点神秘。

艾迪轻轻一笑：“有关香港的资料呢？”

“晚上，我去酒店送给你！”

“好吧，我先走一步！”艾迪提着公文箱离开那间房子。

目送他的背影消失，阿龙问：“你们猜，艾迪去哪儿？”

“把钱存好！”

“我不了解艾迪，我们在一起，已经有不少时候了，可是……”

“没有人会了解艾迪。”大姐站起来。她从窗口看着艾迪离开。

“连大姐也不了解他？”

“嗯！”大姐抿一下嘴：“有点神秘感的男人，才能令女人陶醉。”

“瞧！这儿就是香港。”大姐说。

艾迪从机窗往下望，他低叫起来：“好漂亮，像铺满了钻石！”

“香港的夜景是世界著名的！”

“不愧为东方之珠。”艾迪好喜欢那闪耀的灯火：“房子已经准备好了？”

“工作未开始之前，我们暂时住酒店。”

“还没找到下手对象？”

“不是找不到，是对象太多了！我要很好挑选一下。”大姐拍了一下艾迪的手臂：“香港真是遍地黄金啊！”

“大姐，在工作未开始之前，我想去办点私事。可以吗？”

“当然可以！”大姐看着他，很真诚：“要不要我助一臂之力？”

“不，谢谢。你去策划工作，我只要找到林伯就行了。”

“林伯？”

“是的，那年老的林伯。”

“十年了，你往哪儿找他？”大姐颇为诧异。“说不定，他已经死了。”

“不，他还没有死，我来香港之前，跟他联络过，他仍

然住在老地方。”

“啊！”大姐开始感觉到艾迪并非只有一张漂亮的面孔，他做事，似乎很有计划，很有系统。林伯是谁？艾迪要办什么私事？秘密！艾迪是个拥有很多秘密的人。

※

※

※

艾迪来香港的第三天，他穿着连风帽的绿色T恤，白长裤，白皮鞋。轻松、潇洒，充满着青春气息，是个很令人注目的男孩。艾迪离开香港虽然已有十年，但是，他对香港并不陌生。

每次，到一个新城市，大姐总会为他准备好一份详细资料，比如，那城市的名胜、特色、交通、风俗习惯、酒店、戏院、百货公司、食物、人口……资料内会写得一清二楚。因此，无论艾迪去哪儿，他都适应，爱去哪儿，就去哪儿。绝对不会迷路。

大姐出手很阔绰，很舍得花钱，而且，一切事情都为艾迪安排得很妥善。其原因，一方面是艾迪为她赚了不少钱，另一方面，她也懂得小钱不出手，大钱不入袋的道理。

艾迪走进尖沙嘴一间著名的书店。他想买一本书，一本有关心理学的书。

那儿有很多很多书架，书架与书架之间有很窄的通道，书架又高又大，通常在通道内，无法看到弯角的事物。

艾迪看了好几本书，不满意。他突然看到一本是他一直想买的“WORLD ATLAS”，他一面看一面走出通道，突然“砰”的一声，跟着有女孩的轻叫。

艾迪感觉碰撞到物件，他拿开手上的书一看，一个女孩子坐在地上。

她正要爬起来，她身边散满了书本。他看她，她也看他。

“小姐，是我撞倒你吗？”

她已经爬起来，笑一笑。

“真的？对不起。”艾迪立刻替她把书本拾起来：“我正在看书，没有留意……”

“我也曾在这里碰过一个人，不过，他没有跌在地上，因为他比我高大。”

艾迪把书放回她的手中，她的手指很长，很洁白，皮肤很细致。

“对不起！碰痛了没有？”

她摇一下头，甜甜一笑。

她离开他的时候，他看见她那乌亮的秀发，披散在背后。很清秀，很有灵气的女孩子。他目送她在玻璃门外消失。

艾迪耸耸肩，继续找寻他的另一本书。刚才那女孩子很美吧？可惜，艾迪并不喜欢女性，包括祖母型的，母亲型的，贵妇型的，千金小姐型的，甚至连刚才那甜蜜的小女孩，他也不喜欢。

他根本不喜欢女人。

买了书籍回酒店，在艾迪的房间，看见大姐坐在一角抽烟。

“今天到哪儿玩？”

“只买了两本书。”艾迪坐在她身边：“大姐，找到她没有？”

大姐摇摇头：“老林给我们的资料并不多，香港地方虽然

小，可是，找一个人，也不是一两天内可以办到。”

“如果找不到她，我这一次来香港是白来了。”艾迪皱起眉，握了下拳头。

“你不用担心，没有一件事情是办不来的，我一定会替你找到她。”

艾迪站起来，倒了一杯冰水。

“我已经替你找到一间新房子，明天你可以搬去住。”

“有新任务？”

“是的！”

“对象是谁？”

“金丽芬女士。三十四岁，父亲是走私大王，十年前她嫁给一个在警界服务的人，由于她丈夫的力量，使得她父亲赚了不少钱，而他的父亲也发了财，后来他们意见不合，在ICAC未成立之前，他们已经离婚。她本人手上拥有不少财富，她父亲又宠爱她，因此，她的出手很阔绰，去年她捧一个男歌星，就花了几十万。”

“她是条大鱼。”

“而且不会有麻烦，她很喜欢玩，又舍得花钱，你在她身上刮一笔，仍然可以留下来，因为，她绝对不会追究你。”

“用什么方法？”

大姐把她的计划说了。

“方法太古老！”

“虽然是旧桥，没有新意，但是仍然用得着的，她每天一定去‘美心’吃下午茶，你也去，天天去……”

※

※

※

艾迪所到之处，必然引起女性的倾慕眼光，第一天，喜欢小白脸的金丽芬，已经开始注意他，一顿下午茶，回头看了他四、五次。

“怎么了？”余太太说：“又看中了猎物？”

“唔！你看，那年轻人多英俊！”

“的确长得很好看，年纪轻，身体又好，而且，最难得的，他脸上没有脂粉气。”

“他是什么人？我从未见过。”金丽芬托起香腮凝想。

“那漂亮的男人，不是歌星，就是明星，要不，就是名男人。”

“他不会是那种人，一个新星，底薪才只有几百块钱，还不够他买一双皮鞋。”

“管他是什么人？”余太太抿了抿嘴：“有钱万事通，像对付洪声一样，送他一只戒指，约他去吃晚饭，那……”

“一只戒指？你没看见他小指上的钻戒有多大？他会为了一只戒指陪我们吃饭？”

“哎唷！大得像冰糖，那八九不离十，一定是个富家公子！”余太太低声嚷着：“丽芬，这个男人年轻、英俊、又有钱，搭不上！”

“真可惜！不过，看看也好。看见他，就觉得洪声一文不值，洪声只不过是朵野花，他呀！才是上好的牡丹。”

“你为什么拿花比男人？”

“有什么不可以？现在这个世界，男人玩女人，女人玩男人，有女交际花，也有男交际花，只要他们肯要钱，我拿他们比野狗都可以。提起洪声就泄气，没有半点真功夫，向我要了汽车还要房子。”

“你心痛那几十万？”

“心痛？”金丽芬用红红的指甲按一下胸口：“我搭不上那小潘安，才心痛！”

※ ※ ※

金丽芬天天去“美心”看艾迪，比小学生上课还要勤奋。

第三天，艾迪身边出现一个珠光宝气的女人，她和艾迪有说有笑，十分亲密。

“这个女人三十多岁了吧？她不可能是他的小情人。”余太太像发现了新大陆。

“唔！我会叫阿财去探查一下。”

阿财是金丽芬的司机，以前是金丽芬父亲的一个打手，现在洗手不干了。

他似乎很有本领，不久就结识了那富有女人的司机，查到了一切。

阿财的报告是这样的：那珠光宝气的女人是——马夫人，做过一个富翁的外室，有点钱。富翁去世后，她在她的豪华别墅内，每晚请贵宾吃顿饭，打打牌，跳跳舞，在她家中出入的都是一些有钱人。

至于何艾迪，是马夫人的外甥，一个真真正正的富家子。

“没道理的，何艾迪既然是个华侨子弟，出身豪门，怎会有马夫人这样的姨母？”金丽芬提出了心中的疑问。

“何艾迪的母亲，以前也是个名女人。”

“啊！怪不得，”金丽芬非常高兴：“何艾迪条件太高，很难向他下手，只有在马夫人的身上下功夫，先想办法讨好